

陳氏家樂

254  
9705  
10

卷十三



節母鄭孺人家傳

族孫鍾偁



節母鄭孺人族祖啟謀之妻也年十九來歸操井臼勤織  
 紝奉菽水薦蘋蘩凡可以相夫子者無不盡心竭力二十  
 有一而寡無子既葬則慟哭極哀欲以死殉數日忽躍然  
 起曰此非吾死之日也吾死誰為夫後者乃徧召族人請  
 以夫伯兄啟謨次子延綱為嗣族人皆曰可議遂定時延  
 綱方十歲撫之如已出及長延師授室皆孺人拮据而為

之者當其夫卒時舅已卽世姑謝太君年六十有七孺人  
遂偕伯姒湯孺人左右就養越二十一年而卒宗族咸稱  
其孝孺人儉以成家慈以裕後及年老家業粗立孫男有  
三曰今而後可以從吾夫於地下矣守節凡五十八年而  
終郡守包邑宰趙爲之請於夫朝建坊以旌焉

節母鄭孺人家傳

族姪鍾偁

余族叔延緯之配爲鄭孺人年十九來歸生子一名文遠方在襁褓而延緯謝世孺人年纔二十有四耳號慟幾絕然於哀毀中猶能區畫周詳咸中於禮自延緯亡後孺人督率僮僕灌治田園一如延緯在時孔子在懷非紡卽績篝火熒熒雖極寒暑未嘗不鷄鳴就枕也以故四十年來竭力補苴家業勿替余甲戌歲率子變振詣孟河城謁宗祠因拜孺人於家年已六十矣白髮梨顏澣裙濯衽肅如也繼見弟文遠及弟之子勝瑞則皆彬彬然秩秩然罔有

踰越規矩者然則孺人之能立教與其子孫之受教皆可  
知矣將請於少朝建坊以榮之不可以彰闕德哉孺人以

康熙乙亥生乾隆己卯卒壽六十五守節四十二年

再火災焚蕪蘇災甚未嘗不憐卹蘇蘇出以時例以事來

督率倉儲賑濟印因一收蕪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蘇蘇蘇蘇中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式法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清母禮誨人案檢

蘇蘇蘇蘇

千  
輝節母陳孺人家傳  
金大鏞

孺人陳氏輝容若之妻也陳故素封姑姊妹爭以錦綺珠翠相耀而孺人則視之若無足重輕者荆釵布裙雅素自尚尤好習勤苦被服必自織澣濯必躬親其女伴咸異之年十九歸容若輝君輝亦有家至容若而家道中落孺人厚自省嗇閨閣謹飭相見如賓越四年未有所出而容若遽以疾卒孺人呼天搶地痛不欲生然而不忍徒以死殉斬夫之祀也乃奉其夫臨沒之言撫姪師玉爲嗣是時師玉生三年矣家故有田二十畝僅足償宿負婢僕數輩悉

遣之去煢煢獨處惟以機杼自給茹荼集蓼飲冰齧蘖不足喻其苦也孺人教嗣子一遵內則之法及其就傅儼然如成人旣而爲師玉授室且抱孫人方爲孺人慶乃媳婦忽以病沒矣所遺一男兩女又以祖母撫之拮据卒瘞又二十年幸而孫男旣長且娶婦孺人年亦七十矣而師玉又卒孫媳婦亦以病卒又遺子女各一皆甫離襁褓孺人又以曾祖母三年鞠之旣又爲孫再納婦越一載而孺人下世矣嗟乎孺人五十年中始也哭夫繼也哭媳繼又哭子終也哭孫媳何逆境之屢值也始也鞠子繼也鞠孫終

也鞠曾孫何劬勞之益瘁也豈其豐於德而嗇於福耶抑  
貧賤憂戚正所以顯其德耶將毋天之所以厚之者在此  
而不在彼耶鏞於孺人爲母黨戚屬且其孫庭芝鏞妹之  
夫也因受庭芝之請而傳之人以媿代子以母代父集嘉



惲節母錢孺人家傳

鄭環

孺人氏錢郭村錢允臻翁仲女也年十九歸東河巷惲朋  
遠年二十二而寡遺孤雲昇甫二歲舅集嘉翁姑嚴孺人  
爲朋遠後母俱年踰六旬孺人以媳代子以母代父集嘉  
翁素多疾喜啖果餌孺人市棗糕諸物以待日必具甘旨  
後以七十四歲而終事姑如翁年八十三而終擇嚴師課  
雲昇嘗曰兒不必定弄文墨但樸謹而知禮節不廢先業  
足矣爲雲昇納婦鍾氏孫二文奎文榮年雖老紡績不輟

而文輝節母沈孺人家傳  
須存赤

節母沈孺人者輝君學元之配也學元父諱嘉順母氏馮馮太孺人之歸也年二十逮事孀姑備極色養里人嘖嘖稱孝婦孺人以年三十六得子學元而嘉順年已四十有四越十有一年而嘉順公卒學元纔十有一齡耳太孺人以母兼父且養且教勞瘁備至旦起課僕耕作夜篝火以燈熒熒紡績不倦閱十餘年娶媳沈孺人孺人歸始少分勞勩然田園積貯視嘉順公沒時則加贏矣學元年甫二十三忽以暴疾遽卒太孺人哭之慟幾絕者數四哭曰吾

孫四歲而孤視吾兒背父時尙不及三之一吾又老矣天  
竟斬吾祀耶言訖復絕其媳沈孺人請曰婦命不辰分宜  
死雖然姑老子幼媳何敢死媳願姑以媳爲子毋以衰年  
重痛子媳已失夫不可失姑吾夫不能事吾姑反以大感  
累吾姑姑盍爲媳稍自寬乎姑聞之少解由是侍寢處如  
母女然且晚悲悼輒吞聲飲泣時時灑血淚數點勿令傷  
姑意而馮太君卒以喪子故越一年竟卒沈孺人經營殯  
葬以媳兼子戚黨賢之其他綜理家政一如馮太君遺法  
而支門戶捍外侮又加難焉居恒啼哭必曰天賜兒成立

爲舅姑留一綫吾死後矣終以憂憤勞勩年未三十而卒  
須存赤日馮太君賢母也沈孺人節婦也姑媳繼美可謂  
難矣所尤難者沈孺人本欲殉夫死特以姑故緩死姑死  
卒以悲死可謂得死所矣其視與夫同日死不復念姑之  
死生者不更賢哉不更賢哉

祀越數月果得雄胤其夫死蓋六年有八日也予名贈度  
補入既幸已之有子又痛予之無父其憂思愀泣存真可  
善狀者既乃以婚代子段母兼父仰事俯育借假身俾十  
數年後兩叔授室遂與叔分家並事舅姑躬奉禮法新歲

節母鄧孺人家傳

學湖

節母鄧孺人者東河巷叔氏允文之家媳壽鵬弟之配也年二十一來歸方是時舅姑具慶下有兩叔孺人事舅姑以孝御叔以禮宗族皆稱其賢越三年孺人年二十四而夫遽殞悽惶怛悼痛不欲生而孺人方娠冀得子以傳宗祀越數月果得雄距其夫死蓋六十有八日也子名貽度孺人旣幸已之有子又痛子之無父其憂思飲泣有莫可名狀者旣乃以媳代子以母兼父仰事俯育備極勞瘁十數年後兩叔授室遂與叔分箸並事舅姑躬率婢僕耕織

弗懈以故數十年來送往事居未嘗廢一椽棄一甕也其子貽度亦善承母教可稱克家子孺人常泣而撫之曰吾始寡時不圖尙有今日然卽至此亦甚不易也子當知其難矣痛定思痛其可回想耶嗚咽者久之孺人年五十有四其守節已三十年當請於 朝以旌之婦人以節孝重故逮其生而作傳

平二十一歲歸夫最和良故具與不并兩姓無入事其母  
明母體諸人皆東阿蒼冰丑次文之家感壽即效之

明母體諸人皆東阿蒼冰丑次文之家感壽即效之

明母

惲母商孺人家傳

謝鴻聲

惲母商氏年十九歸惲子昇生事舅姑克盡誠孝夫婦相敬如賓雞鳴而起至暮不休常日吾甯勤吾手足屣勉以供衣食毋以貧故向人告急我固不足人亦未必有餘我與之商有無則彼將避我是自辱也旣而姑以疾卒哭泣盡哀而事翁益加敬翁病調護飲食曉夜不倦及卒襄事盡禮亦如姑沒時鄉里咸稱之其長子廷超敏而好學孺人喜其與文人相往來講論古人行事及廷超旣壯令入都求進取廷超乃供事於大內廷孺人常以功名小就快

快不樂蓋所以期其子者大也壬寅春病卒也

人存其與文人匪亦來漸備古人亦事文茲

盡厥志嗚呼哉胡歟應漸備之其是年茲

盡其而也愈益山鄉而歸為食與守不

與之而歸其能無其教其自學也而

其亦其教以資其向人皆其教固不

其亦其教以資其向人皆其教固不

其亦其教以資其向人皆其教固不

其亦其教以資其向人皆其教固不

其亦其教以資其向人皆其教固不



節母巢孺人家傳

數

孺人姓巢氏父勝松母湯氏幼失怙恃依祖母陳太孺人  
陳太孺人常以婦道訓孺人以故孺人動不違禮年十七  
歸於族叔仁效公其事姑嫜先意承志常得歡心姑有惡  
疾病臥十餘年孺人事之無怠志仁效公身體素弱孺人  
調護之相敬如賓及仁效公卒於是孺人以婦代子以母  
兼父仰事俯畜一人任之姑嫜相繼而卒衣衾棺槨塋祭  
皆以禮而家道益落矣幾無以自存孺人冬夏操作衣食  
常出於十指間然未嘗與人爭競見之者裕如也又能治

家以肅教子以嚴是以家業卒至小康且鄰里故舊有緩急孺人任卹之至今猶有稱述者嘉慶中撫臣具題請

旨建坊表其閭閻過之歎曰志堅鐵石行潔冰霜宜其子孫爾熾爾昌者也子一名泰觀享年七十有五

夫其用十餘年無入籍之無怠志公良勤家業人  
德其進財寸效公其事故教去意永古留其德心故其  
新法無入常以誠敬無入以好無入便不致無平十  
其人其果其父烈德母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  
前其集無人寒

惲母項孺人家傳

朱桂楨

孺人姓項氏父宗乾母唐氏年十九歸惲遵泰遵泰前孺人卜氏遺子心蘭方二歲顧太孺人憐之孺人體太孺人意撫如已出出入顧復無不周至心蘭至成立不自知其爲卜氏出也其事舅姑無違禮舅景原中年得目疾遂瞽性卞急少不如意卽呵叱之孺人惟唯唯而已老年又得溼疾臥不起手足難於舉動姑老又不能事孺人代之凡飲食起居藥餌孺人必親奉之泰授經於外見之嘆曰吾爲貧累不得長侍膝下汝代吾職吾心安矣凡六年舅卒

遵泰哀毀過節孺人又維持之蓋自歸暉氏仰事俯畜晝  
夜勤苦盡心竭力而孺人竟有終日不得一餐者舅姑子  
女槩不知也遵泰先孺人卒子五長心蘭卜氏出未娶而  
卒次堯耕舜耕望齡全齡孝齡女二皆孺人出享年七十  
八寸天出出其事具故書後錄其母身中半錄曰其後將  
讚曰孝爲百行之先慈爲行仁之本得三則可以壽世孺  
人兼而有之宜其子孫昌且熾歟人辨之誰人豈太誰人

誰人披更刃父宗葬母書刃半十八禮聘毀泰毀泰節節

惲母鄭孺人家傳

姚 晏

石橋在孟河之間左丹山右震澤大江東注直下數千里山川靈秀不獨名人輩出亦且女士林立晏叔外姑鄭孺人石橋人也父稽南先生母巢氏孺人性孝謹容端莊未出閣時訥訥無所見長二十有二歸叔外舅惲子由子由貧授經鄉里太外舅印槐先生得溼疾病臥孺人恐婢僕不當太外舅意飲食藥餌以至中冓厠踰必躬理其事唯謹太外舅常謂之曰非汝事也孺人曰媳猶子也況子由在外子職已虧媳代之分也凡十有三年寒暑無間其事

外祖姑鄭太宜人先意承志常得歡心事如陳孺人如姊  
待娣張孺人甚和妯娌間亦相得歡甚孺人御婢僕以寬  
均其勞逸而體卹之卒之後內外無間言家人莫不垂涕  
年三十有四此晏素聞於太宜人者抑孺人之天性然耶  
抑得之太宜人之訓耶孺人生子二穀時穀嗣伯子居女  
一亦嗣伯歸於晏

山川靈秀不歸谷大壘出亦且文士林立是時於  
百餘年孟向之間式其山古靈巖大耳東出直下幾千里  
駟母腹無人寒暑

惲節母傳 盛大士

惲節母常州武進人曾祖諱某字靖元與同邑惲南田先生及楊董陳吳諸家以文章詩畫相頡頏世所傳毘陵六逸也大父某父某皆以績學力行重於時孺人少習庭訓長通經史年二十五適南田之族孫諱某字遽侯逮事舅姑善相夫子姑姊妯娌悉無間言遽侯詞翰續畫世其家學囊書橐筆隆禮爭聘然貧無僮石苻遭歲稔俯仰事育出入不貲束脩之羊隨至立匱孺人勤肄織紵黽勉旨蓄甘爲鹿車之挽不聞牛衣之泣遽侯積勞致瘵彌留牀褥

間堂上白髮垂垂其衰膝下黃口呱呱而泣遽侯曰我死  
卿將何以自守孺人曰爲惲氏鬼與君相見於泉下是所  
甘心喪葬畢家益落始猶一日二鬴間以糠覈繼乃甑塵  
壅積炊煙斷絕悲風曉起四壁驚撼殘燈夜紡十指墮落  
惲氏之戚族無男女幼長皆爲孺人危孺人志益堅力益  
瘁遽侯之女弟適瞿氏者哭弔孺人何困厄至此孺人曰  
生死以度外置之久矣瞿再拜大慟嗚咽失聲俄而蕭牆  
有憂外侮猝至當斯時也燕雀處堂鴟鴞毀室孺人慷慨  
歎語正色不撓衆卒解散艱險之際荆棘自勑識者謂其



精誠所感也孤子某生而穎異幼稱茂良讀父之書奉母而居比長入都由方略館議敘補肥鄉尉迎養孺人十有二年年八十歸里又四年以壽終孺人之孫秉怡事大母至孝劉審理之侍疾煮藥親嘗李令伯之陳情銜恩思報方欲請旌於朝所敘述節行甚詳今

上御極之元年以金谷何遜謝人之心風衣何以與矣六詔舉天下孝廉方正之士大吏以秉怡應召徵書旣逮士望翕然揚舉令猷稱述徽媿僉以爲孺人之苦節其食報未有艾云

論曰植節立名賢者矜尚迥處常則慷慨辨論臨變則觀望委蛇豈秋霜未零貞筠不殊於桃李朔風既疾勁草亦儕於蒲柳與士有廉恥然後有氣節故秉志既壹則神明可通抗節不撓則金石可勒聞孺人之風亦可以興矣

夫為士者欲求其所以為士者必先求其所以為士者之志也志者氣之帥也氣者志之輔也志定則氣平氣平則神清神清則慮遠慮遠則道明道明則德立德立則業成業成則名顯名顯則功立功立則身死而名存矣此士之所以為士者也

以世記憚節母事克自勉立此碑以爲記  
謝士元

節母姓鄭氏父繼長教以禮義嫻於內則年十九歸憚氏  
書賢事書賢六載相敬如賓生二子書賢疾所以身代及  
卒哀毀幾不欲生旣而曰上有老親下有弱息吾未可以  
死也自是整理一切內外肅然事親教子無以書賢之事  
爲已事是時節母年僅二十有四也長子治洪纔四歲次  
子治清在襁褓中而二老已衰姑又多病節母躬操井臼  
曲事翁姑雖晨昏悲悼輒自吞聲勿令傷老人意翁姑歿  
經營喪葬一如禮而姑之臥病有年節母左右倚俛時

進湯藥晨夕不怠尤爲人所稱道至其教二子也則切而  
嚴訓之曰世間惟無父之子最易爲非不耕不書廢祖業  
也不儉不勤失庭訓也待人不厚爲刻薄處已不嚴爲自  
寬汝等不自樹立吾不能貸汝也於今抱孫年已五十有  
七矣而大小家務猶綜理焉三十有三年殆如一日嗚呼  
世之不能自守者不必言能自守矣或事翁姑未極其謹  
事翁姑謹矣或訓子不嚴偏於溺愛是皆有守而不能有  
爲要非節之至者惟憚節母以婦代子而二老可以紓憂  
以母代父而二子克自成立此誠

聖世所宜旌表其間以勵天下之苦節也爲有司者何以  
至今勿聞乎哉節爲難而苦節尤難是以貞女直與古忠

臣等余覽嘉慶己未所纂彙梓潛德錄後附列女一節凡  
吾邑申之以節見者無不採入此余從父姊之姑張孀人  
所爲卓然不朽也孀人者紹周公之妻年三十六而終身  
公率寡毀成禮勤苦撫孤其積其節獄中不類獲進獨念  
人情無不貪生惡死無寒迫而廉恥轉彼因此而中絕者  
胡可勝道今蓋人所天僅孀誰所稱屋數椽田數畝遺孤  
數人艱難貧病至矣然觀其欲以身殉直承繼以死繼則

書節母張孺人潛德錄後

許近廉

自古婦人之行節爲難而苦節尤難是以貞女直與古忠臣等余覽嘉慶己未所纂桑梓潛德錄後附列女一卷凡吾邑中之以節見者無不採入此余從父姊之姑張孺人所爲卓然不朽也孺人者紹周公之妻年二十六而紹周公卒哀毀成禮勤苦撫孤其蹟具詳錄中不煩縷述獨念人情無不貪生惡死飢寒迫而廉恥輕彼因此而中變者胡可勝道今孺人所天旣殞錄所稱屋數椽田數畝遺孤數人艱難貧病至矣然觀其欲以身殉直不難以死繼則

他復何所動心哉已而遵叔舅命抱似山爲嗣日夜操女  
紅白勵令先人之祀無斬斯可謂節之苦而善全其終歟  
若孺人者庶足以慰良人於地下而告無愧矣嗟夫潛德  
之光鬱而必發孺人之節如此鄉先輩之不掩人善又如  
此此固表揚之美意亦欲使天下婦人女子聞風而起耳  
況其族人也耶況其後人也耶孺人之孫可得余之甥也  
適以宗乘將竣欲爲孺人立傳余故本諸錄中語以筆之  
俾得覽觀焉

李甫節孝金孺人傳 人德隆魯齋衣烈烈劉召揚 在  
孺人金氏庠生恒齋君之季女幼慧而多病父母並鍾愛  
之方七八齡卽失怙恃哀慕過成人長適慎旃憚公次子  
貫之慎旃亦娶於金孺人之族姑也當恒齋屬纊時命其  
子爲孺人締絲蘿於貫之以故十齡卽就撫於姑婉婉聽  
從勤於織紉閱歲癸亥成婚禮甲子舉一男時慎旃弟寓  
緣公設帳京師移書慎旃勉兩姪赴北闈應試且藉游歷  
以廣見聞而慎旃長子魯齋以夙疾不能往貫之年甫冠  
慎旃與金太孺人絕愛憐之意猶豫孺人則典質簪珥佐



行裝謂男兒志在四方當乘此英銳之年力圖上進奚以局縮牖下爲於是舅姑深嘉其意遣貫之北上依寓緣貫之力學攻苦以質弱不支邁血症逾年丁卯還里竟不治而所舉男已前貫之數月殤矣魯齋娶陳氏生子輝祖五歲而陳氏卒孺人撫輝祖過於親生與魯齋繼室謝氏妯娌無間言嘗語謝氏妯有所出當爲我繼嗣否則我兩人共撫輝祖或得邀祖宗覆護他日孫曾緜衍合榦分枝於一本之親不更篤耶歲甲戌慎旃病卒未除喪而謝氏又卒甫匝月而金太孺人亦卒魯齋亦臥病哀毀以卒三年

之間孺人以一嫠婦疊遭凶事摒擋倉皇幾無生理而侍  
養醫藥斂櫬盡禮盡哀戚黨咸交口稱之不置先是貫之  
之柩寄於佛寺迨後五棺在堂皆無葬所孺人泣謂輝祖  
曰六殯未舉我心日怛怛然家非素裕欲延形家擇佳壤  
當鬻產但得先靈安妥與汝長甘藜藿可矣遂卜兆於青  
山門外社稷壇前以戊寅之冬舉襄窀穸今三塚纍纍相  
向兩代六棺並孺人之所經營也喪葬旣畢則勵輝祖勤  
誦讀比長爲娶於許躬率操作習紡績部署出入秩然有  
條輝祖夫婦克盡孝敬生一男三女人皆謂其食報未有



節婦劉孺人傳

劉璞

節婦劉孺人者余族祖禹川公女叔岳憚天麒之德配也其君舅諱安宗號鐵船鐵船有丈夫子五人而天麒次其三天麒年二十八而夭是時孺人年方二十有五哀慟誓不欲生遺孤名曾誠方五歲君舅乃慰之曰爾若殉夫死是呱呱者將誰恃耶死節易保孤難爾不如爲其難者爲爾夫嗣續計倘此子成立則賢於殉節多矣孺人乃強起受所誠已而天麒之仲兄慎旃以已所應葬之穴讓天麒并戒後人勿得爭皆所以曲慰之也久之曾誠漸長然無

慧尋以病廢則孺人之瘋思泣血又無論已幸得一孫名  
壽勤讀書能文章粥粥然不愧為故家子有曾孫三嶄然  
見頭角將見曾元繞膝子孫蕃衍矣此豈非孺人守節撫  
孤之報哉孺人年六十有四卒

不為坐散底谷曾婦衣正對書房以樹之曰爾壽壽夫亦  
三天難年二十八而夫歿無人守衣二十有五歲  
孺人守節受宗豈難哉其守夫守正人而天難亦  
曾孫壽勤讀書能文章粥粥然不愧為故家子有曾孫三嶄然  
見頭角將見曾元繞膝子孫蕃衍矣此豈非孺人守節撫  
孤之報哉孺人年六十有四卒

壽勤讀書能文章

嶄然見頭角

節婦周孺人傳

劉召揚

節婦周孺人者周君啟承之女邑庠生暉復亨之配也周氏世居常州城北與暉氏同里開世爲昏姻故節婦之君姑亦氏周孺人年十七來歸舉子女各一年二十九而寡暉素貧君舅督緣以授徒爲業至是益困不得已乃游於閩越二載計將爲仲子遇安納婦不料遇安又以是年九月卒督緣歸始知之督緣連喪兩子鬱鬱不得志乃杜門不出家益單弱仲弟勿齋竭力輔翼一切外侮皆銳身獨任以故孺人得保其節是時君姑已得末疾孺人侍疾十

二年而姑竟卒君舅尋得噎症踰年亦卒叔舅勿齋方建  
家廟置祠產而孺人以冢婦自任每奉祭祀執事甚恪叔  
舅常嘉之後十年叔舅卒孺人哭盡哀日已矣吾無爲爲  
善矣後十四年而孺人卒壽六十有八子名士行太學生

女適董光驥山東昌邑縣丞

業至是益困不報

故亦凡風節人年十十來龍舉于文谷一甲二十

夫世風常以然生與世凡同里間世爲晉厥姑節

節謹風節人皆風節以承之文昌率由

節謹風節人

節謹風節

繆孺人事實 族孫鍾備

繆孺人者廣西上思州佐執玉公之媳贈登仕郎堯光公之配也申浦繆氏爲江邑士族孺人年十九來歸生二子長良澤字鳳庭次良洲字鳳岐任湖廣隨州巡檢年三十八而寡又三十九年孺人七十有七值國家大慶鳳岐得以本身 勳人 效 容 未 幾 吾 父 卒 效 澤 吾 歸 亦 不 世 際 等 勅命馳封孺人年七十九卒曩余館京師鳳岐叔亦在都篝燈夜語爲余道孺人事甚悉其言曰孺人自幼端莊不苟言笑教以女紅勤而弗怠外大父爾益公外大母吳孺



人俱鍾愛之外氏饒裕孺人又以父母之愛奩資頗厚而于歸後見吾家儒素遂斥去繁飾縞衣荆布躬操井臼自吾祖之官廣西也大伯父早亡二伯父出繼於外惟吾父隨侍而畱孺人於家未幾吾父卒於署吾祖亦下世期年之間凶問疊至孺人盡鬻其衣服首飾以待兩殯之歸歸而卜吉安塋罄所儲以襄事家由此大困爾時伯兄年十歲予纔六齡耳雖有田數十畝僅繼餽粥孺人念家之困居恒操作或紡績或針黹或補綴敝衣敗絮每至雞鳴就枕未嘗告瘁也比鄰有顯宦矚吾家貧將以千金市吾廬

議既成矣孺人聞而恚甚矢志不肯他徙某宦不得已復  
遣姍戚請於孺人於常價外更出若干金爲孺人卜宅孺  
人終不允曰吾方困甯不利多金顧此屋乃吾翁姑夫子  
魂魄所依何忍相舍非有他意也事遂寢今祖業之幸存  
者皆孺人力也後鳳岐叔赴廣西任得循例馳封余方爲  
孺人幸乃越二年而孺人溘然長逝矣余尊其內行因謹  
次所聞以示後人

贊曰昔有敬姜論在勞逸仲尼亟稱芳徽奕奕賢哉孺人  
差堪作匹懿行嘉言詎容泯沒我登其堂實維儀則我啟

其寢如聞警欬堂歟寢歟伊誰可奪世世子孫守之弗失

贊曰昔者郊美備盜幾發中武運備戎燭奕奕賀黃帝人

大洞聞息示錄人大伯父早亡三伯父出仕於外惟吾父

滿人季氏鼓之半而無人遊然身歟矣余雖其有得國

吾嘗謂人氏出錄鳳刻其技則國若焉焉焉焉焉焉焉焉

與則河海既涸忍昧舍非吾出意出專滋強今願業之

人錄不次曰吾氏固南不保金鳳出星以吾餘故失午

畫職難滿欲滿人效常附快更出若于金鳳滿人半守

病鳩歟矣誰人問而悲甚矣志不肯出其某室不許曰

外大母惲太孺人事實

湯欽泰

外大母氏王考諱升端世爲昆陵望族及笄歸我外大父惲君良洲惲雖世家已中落外大母出資供食指外曾王母繆太孺人性嚴肅外大母先意承志得其歡心外大父官楚時每有甚怒外大母輒以婉語勸之子一早卒女二長適周周丈不善治生產家計日窘未幾夫婦卒遺一女纔數歲外大母撫之長贅陳爲媼陳惑於妾外大母維持調護心力交瘁及陳子女成立始分爨次卽吾母二十二而寡余僅九歲家鮮恒產衣食憑吾母十指外大母時周

恤之外大母貌凝重省言語雖橫逆驟至未嘗疾言遽色不佞佛嘗曰男子有男子當任之事女子有女子應爲之事佛道以有入無是賊人者也吾不爲所惑佛教未入以前誰爲懺悔耶外大母生於康熙丁亥卒於乾隆甲辰春秋七十有二卒之日宗族戚黨莫不哭失聲余謹以習見者著於篇人抄錄惟外大母去歲承志歸其殯心外大母壽終正寢世宗曰中器收大母出資謝食許外曾于外大母曰王客齋伏離世歲男與望赦又與朝廷外大父

外大母即太誦人事實

愚想泰

節孝商孺人事畧

穀成

孺人姓商氏庠生渭大先生長女吾族順慶公德配也幼  
嫻姆訓于歸甫一載而孀居家貧翁若金公先卒姑老且  
病目盲無齒常啜糜粥哺之歲庚申髮逆過境欲辱之而  
不能剗以利刃死而復甦負姑避難左右扶持未嘗頃刻  
離越數年姑歿無以治喪鬻產殯之撫嗣子榮芝茹蘖含  
冰以養以教今孺人已五旬有三矣力勤操作一如曩日  
鄰里無不道其賢而憫其苦也族人欲爲呈請題旌孺  
人曰守節事姑皆婦人分內事焉用旌爲噫孺人之貞性

淑德於此更可見矣雖孺人不願旌表而請旌之舉族中人願可已耶茲因族譜將成姑先誌其大畧以俟異日之採訪潛德者今諸人古正世節三矣我惟樂於其取舞日  
 斷然獲年故愛無以奇奕齋讀德之燕歸于榮芝讀藥舍  
 不銷博以味良至而更製食故雙蝶志奇舞詩  
 厥自富無齒常與製制前之與與申邊並嚴製為舞之而  
 願微騰于繼甫一舞而敵臥家貧係苦金公去卒故等且  
 識人我商刃年主即大武主身文吾熱則與公聯舞出也

循孝尚無人事畧

錄

晉平節母倪孺人敘畧 齊高帝臨薨遺呂沛深 而  
孺人姓倪氏幼出名門夙嫻女訓性和婉敦禮法父兄咸  
愛重之歸憚君玉珍公家徒壁立孺人相夫子黽勉同心  
飲荼茹苦安貧無怨言乃事變不測年二十七玉珍公卽  
不祿孺人躄踊號痛水漿不入口者數日當是時飢不得  
食寒不得衣內無期功可倚之親外無應門三尺之童或  
有勸之他適者孺人乃引刀截髮自誓曰吾聞忠臣不事  
二主烈婦不事二夫貧富聽之於天雖家無擔石吾甘之  
無所苦也由是益奮志自勵躬操作勤紡績境漸以饒迄



今三十餘年辛苦備嘗而家業漸裕蓋已蓄有千餘金矣夫以無女子身竟能支持門戶守節創業非巾幗而丈夫者歟孺人喜施與凡公事及一切緩急靡不欣然助之夏則施藥餌冬則施寒襜其有喪葬無力者則給以棺槨錢米以故鄉里之賴其德者頗多石橋舊有分祠燬於兵燹今議重建孺人慨然捐錢百千爲問女流中慷慨慕義樂善不倦孰有如孺人者暇則與童稚談善惡果報而雅不信佛老僧道之說以爲誕妄不應憑其識見之高遠卽士君子何以過之惜豐於德而嗇於嗣僅生遺腹女一而服

親中又無可承祧者爰贅馬氏裕隆爲婿經理其家務焉  
夫世之守節者有矣貧苦而守節者爲難貧苦守節而復  
能創業者爲更難又遑問其利賴之及人哉而孺人處難  
若易卒能全己而澤人洵節孝而豪俠者也茲值惲氏續  
修家乘不敢沒孺人之賢德爲敘其生平大畧如此

親愛爲人善操湛之思慮事能徹始終抑鬱多憂輒轉  
小釋而難好書籍尤嗜杜子美李義山及北唐公詩往往  
朝夕吟誦書學鐘紹京不規規摹仿而神氣逼肖工刺繡  
以郭熙黃筌寫生法爲之隨物賦形無入毫釐亦所百思

章宜人傳

謝應芝

宜人姓章氏江陰人諱政徽字令修歸陽湖惲君子駢爲繼室善事舅姑相夫持家惲君前配陸宜人遺子女五人撫之如已出舅姑賢之宜人秉性淳實與人不解作寒暄語居恒落落無可否遇緩急則傾心爲之家中無老幼皆相親愛爲人善深湛之思慮事能徹始終抑鬱多憂輾轉不釋而雅好書籍尤嗜杜子美李義山及吳駿公詩往往朝夕吟誦書學鍾紹京不規規摹仿而神氣逼肖工刺繡以郭熙黃筌寫生法爲之隨物賦形細入毫銖人所百思

不能到烹飪非素習輒調劑適宜味迥異於庸常精於造醬著醬譜一卷其法皆由心得居處儉約服嫁時衣以終身雖補綴重疊猶不棄也咸豐六年七月乙丑卒年六十三以長子鴻儀貴封宜人所生子一殤女一秉庭訓工詩古文對聯蒸燕可否酸醃急眼熱心窩之寒中無味也自謝應芝曰余素習惺君子駢之爲人子駢善爲古文詞邇遂往來益親丙辰八月余居鄉來歸始聞宜人喪走唁子駢以孺人行述視余往閱子駢令媛篆香閣吟藁而異之余嘗爲之序矣迄觀宜人行述乃知令媛之能詩亦半

由於母教然也閨幃之盛萃於一家古今豈多覲哉余雖  
未覲宜人所爲詩跡其生平所嗜讀者推想之槩可知矣  
其彥秀公愛如掌珠幼誦書識文義並嫻算法以體弱不  
能習勞于歸後見王姑以下皆親操井臼宜人卽教測種  
和專意殷勤王姑喜曰吾獨汝在閨閣時父母鍾愛過甚  
深慮吾家操作非所能堪今事事皆若素習吾與汝姑俱  
心慰矣然卒以過事操勞得怯疾年三十五而卒繼之者  
爲書村書趙公女彥宜人方彥宜人之初歸也彥卿公以  
六歲之中兩舉大事所費不貲意欲備家用而未嘗言

陸宜人彥卿公德配陸宜人巢宜人合傳之賢楊保貞  
陸宜人彥卿公元配陸彥琇公女也母氏許所生祇宜人  
與彥琇公愛如掌珠幼讀書識文義並嫻算法以體弱不  
令習勞于歸後見王姑以下皆親操井臼宜人卽釵荆裙  
布專意服勤王姑喜曰吾聞汝在閨閣時父母鍾愛過甚  
深慮吾家操作非所能堪今事事皆若素習吾與汝姑俱  
心慰矣然卒以過事操勞得怯疾年三十五而卒繼之者  
爲古村雲頴公女巢宜人方巢宜人之初歸也彥卿公以  
六歲之中兩舉大事所費不貲意欲節省家用而未言宜

人已默會之遂遣散婢媪內而中饋紡績外而場圃蔬蔴無不躬親其事彥卿公最顧大體凡力有不逮而義所當爲者無不勉爲宜人實左右之撫陸宜人子竹坡愛如己出延師供膳竭盡敬誠生子穀珍金鉦卽命竹坡教讀穀珍等偶有過失必以夏楚授竹坡痛責故穀珍昆季事長兄如嚴師終其身無失禮亦無後言皆遵宜人教也世之爲後母者每曲護其所生而非所生者必抑之惟恐不力而前後母之昆弟往往因此失和如巢宜人者可以風世矣噫陸宜人教之賢賢於爲婦巢宜人教之賢賢於爲母何

惲氏之多賢母也

捕大吳氏吳公興祖之季女族兄書秀公之繼配也子歸  
後身多疾病歲丙午遭姑喪哀毀過甚遂得心疾明年足  
西廢又二年書秀公卒數載之間憂遭夫故子樂田甫七  
歲家無期功親孺人獨力支持生計遂迫而孺人含辛茹  
苦處之泊如常書秀公之病革也謂孺人曰兒幼弱成立  
與否未可知倘成立將負工農任授一業家產薄書非  
易事也孺人曰不然子孫雖愚不可不讓產薄吾將盡所  
有以資殖之兒既可成若不賢惜此何為於是命樂田就



有以資殖之兒賢可復若不賢留此何爲於是命樂田就  
孺人吳氏吳公興祖之季女族兄書秀公之繼配也于歸  
後身多疾病歲丙午遭姑喪哀毀過甚遂得心疾明年足  
病廢又二年書秀公卒數載之間疊遭大故子樂田甫七  
歲家無期功親孺人獨力支持生計遂迫而孺人含辛茹  
苦處之泊如當書秀公之病革也謂孺人曰兒幼弱成立  
與否未可知倘成立商賈工農任授一業家產薄讀書非  
易事也孺人曰不然子孫雖愚不可不讀產薄吾將盡所  
有以資殖之兒賢可復若不賢留此何爲於是命樂田就

傅脯脩不支以紡績所入繼之故篝燈往往達旦平時每  
戒樂田曰汝雖幼舉止必端慎毋以失教貽汝母羞也有  
過必鞭撻之愈長愈嚴意稍拂輒臥臥必俟樂田長跪請  
責而後起樂田之所遊處者詢知爲先執及鄉老輒喜否  
則怒氣相加聲色俱厲幾於不敢仰視嗟乎孺人以殘廢  
之寡撫一穉弱之孤律以恒情誰不愛憐姑息而顧督責  
備至防閑慎密始終不懈方之柳母熊丸何多讓焉宜樂  
田之溫厚和平早爲鄉里所推許也樂田爲館師循循善  
誘凡欲培植子弟者無不豐其館穀爭相延聘殆卽以吳

孺人之教之者教人子歟孺人之賢得樂田而益彰矣

貞婦姓郝氏父應箕以貞婦字鶴增公次子鳳階年二十  
一承娶而鳳階適疾卒貞婦聞訃誓不欲生父母力勸她  
之貞婦曰兒命如此何以生爲大人誠憐兒必許兒奔喪  
而後可不然有死耳父母不得已告於其舅舅以禮迎之  
至則見舅姑就喪次哭盡哀勺飲不納者數日舅姑勸導  
而遂乃強起飲食以解二老憂免喪屏膏沐勤紡織亦有  
次學末意論相傳舅姑以教待甥似以親夫其生子欲以  
爲貞婦子貞婦曰世世信其長子也奈何哉遂及次子繼

貞婦鄒孺人傳

毓齡

貞婦姓鄒氏父應箕以貞婦字鶴增公次子鳳喈年二十  
一未娶而鳳喈遘疾卒貞婦聞訃誓不欲生父母力勸慰  
之貞婦曰兒命如此何以生爲大人誠憐兒必許兒奔喪  
而後可不然有死耳父母不得已告於其舅舅舅以禮迎之  
至則見舅姑就喪次哭盡哀勺飲不納者數日舅姑勸導  
備至乃強起飲食以解二老憂免喪屏膏沐勤紡織非有  
大事未嘗踰柵奉舅姑以敬待娣姒以和夫兄生子欲以  
爲貞婦子貞婦曰此伯兄長子也余何敢撫及次子繼瀛

生適產貞婦房貞婦喜曰此真吾子矣親撫之自襁褓至  
成人恩威並至而繼瀛亦善承歡此殆天所以報其坤貞  
之德歟照法增食以繼二志憂泉爽氣齊水謹錄錄非旨  
至頃良真故線喪大突盡哀以增不離善幾日良故博樂  
而對何不然育及耳父母不替曰昔然其良良以斷吸之  
之貞誠曰良命收出所以坐漁大人猶謝良必指良養其  
一未娶而鳳韻蠶矣卒貞誠聞信誓不嫁主父母其改其  
貞誠救濟其父願其以貞誠字麟曾公定千鳳韻年二十  
貞誠瀛燕人對

貞誠瀛燕人對

麟曾

孫孺人傳

毓齡

孺人姓孫氏早寡子進賢幼而孱弱患血症者六年幾死者數矣孺人衣不解帶劬勞備至每以絕宗祖之嗣爲懼及子長而孺人之精力已疲賴子善承母志日持齋誦經以祈延壽凡可以厚親之福而永親之年者無所不至休哉母善撫子子亦善事親天性之愛固有相感於不自解者歟

吳孺人傳

毓齡

孺人姓吳氏，紉之公德配也。少事父母，以孝敬聞。母見背，主持家政，井井有條。戚鄰咸稱敬焉。年二十四，歸紉之公。甫數日，姑氏沒事，舅執禮甚謹。時家中落，內難迭起，不得已，僦居高禰。紉之公助朱文正公校文於浙，家無隔宿儲。孺人率婢日繡高昌綿八兩，織布日二疋。雖遇歉歲，有以自存。及紉之公歸，奉父居郡城家廟中。孺人膳養十餘年，極得歡心。及舅沒，力襄大事，無缺禮。人以爲難。紉之公爲郡名師，從遊者日衆。歲入稍贏，孺人省嗇衣食，積千金。始

構屋以居孺人性慈惠喜賙急視諸從子如子故先後皆  
感其德而推頌之古人曰事上以敬接下以慈孺人其庶  
幾哉又贈之公歸奉父夙瘵寒暄中無一人觀養十緡年  
詔人率數日獻高昌縣人兩緡亦日二五緡數謙娘官以  
日緡夙高謙娘之公阻宋文五公勉文夙帶家無別寄緡  
甫禮日故刃對事翼燁甄甚齒與家中器內緡去思不釋  
主特案如共共首紉夙滿夙緡燔語年二十四論婦之公  
緡人披吳刃贈之公感贈也少事父母以孝獲國封良皆

吳縣人

徐績



鄒貞女事實

鄒沛三

貞女鄒氏吾弟應箕長女也字同邑西河巷惲鶴增次子鳳喈未迨吉而鳳喈遘疾卒貞女聞訃泣涕不欲生父母勸慰之數四女曰兒命薄如此何用生爲誠憐兒必許奔喪而後可其父乃請冰人告於惲氏其君舅遂以禮迎之至則旣見舅姑遂入喪次哭極哀不納勺飲者數日舅姑委曲勸導女恐增二老憂乃強飲食旣而上事舅姑下和娣姒無不如禮旣免喪屏膏沐勤紡績非有大事未嘗踰梱閩也鄉里多嘖嘖稱之

惲貞烈婦鍾氏傳

謝士元

道光二十五年蒙督撫學諸大憲允武陽兩邑紳士之請  
三院彙題具奏奉 上諭旨旌表爲重惲潯川聘妻鍾氏其舅惲士修採石鳩工  
建貞烈坊於其墓道嗟乎鍾氏女也願誓爲惲氏婦則婦  
之宜矣謹按烈婦姓鍾父儒母沈氏生母潘氏性峻潔精  
於女紅兼通書算生母歿嫡母多病烈婦左右維持與生  
母無以異嫡母亦愛憐之指示鄰媪曰若男也當必與吾  
宗矣年八歲字惲十五而父亡二十一而殉其夫以烈死

先是鍾與惲地近鄰親惲氏子濬川幼聰慧父儒以烈婦  
字之後濬川以刻苦進修得羸疾臥病年餘而卒烈婦淚  
涔涔下告其叔母鄒氏曰兒之字惲父命也今父雖亡兒  
不歸惲違父命也意欲星夜奔喪以守義叔母不得已與  
其母計挽眾親戚阻之不果往烈婦恚甚既而私囑其鄰  
媪致意於惲冀惲迎之雖不及奔喪猶不失其本願惲以  
年少守節未免強人太難遂辭鄰媪烈婦益恚甚烈婦自  
維諸眷屬不能明吾志又不能向翁姑而面陳之計惟有  
一死不負吾父乃不負吾夫既又思母老弟弱盍俟諸弟

成立奉老母以終天年再行吾志未爲晚也悶居月餘烈婦見家人舉動有異心疑焉詢之語皆模糊乃歎曰大都爲我耶吾苟延旦夕誼重親親以故稍有待今若此誤一時卽誤終身清受塵白取垢悔之何及是夜近二鼓遂自絞以素縲嫡母聞房中有聲磔磔呼之不應大呼救人人至則氣已絕矣翁姑悔前此不從其志越若來環泣視殮畢攜柩歸與濬川合葬時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也

謝士元曰元在山左時有自故鄉來者述憚烈婦殉節事

甚悉元竦然敬而志之及暉氏重修宗譜命元作烈婦傳  
是夕甚寒燈光黯然窗外風聲颯颯淒惻填膺幾不知淚  
之何自來也嗟乎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也聘而未嫁則  
與得功名而未受職者等耳然君臣之分已定也忠臣不  
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理豈有異哉

烈女傳  
卷之三  
三  
元竦然敬而志之及暉氏重修宗譜命元作烈婦傳  
是夕甚寒燈光黯然窗外風聲颯颯淒惻填膺幾不知淚  
之何自來也嗟乎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也聘而未嫁則  
與得功名而未受職者等耳然君臣之分已定也忠臣不  
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理豈有異哉

巢烈婦家傳

孺人惲氏蕩里佑申公女也年二十一歸孟河城固村巢其鶚子瑞喙閱四載夫以暴疾卒其君舅以哭子過慟同日而逝是日也孺人呼天搶地痛不欲生又念舅沒夫亡姑嫜誰恃乃奮身竭力黽勉有無以營殯葬兩喪旣舉遂蓬首垢面親耕力作以奉姑飲食無缺而已則常屢糟糠也十餘年後姑有疾孺人奉湯藥惟謹衣不解帶者月餘姑竟卒卒之日皇然無可爲計孺人所生止一女乃字女於陳氏以聘金爲殮費時嘉慶丁丑歲也自姑沒後自奉

性理家言 卷一三  
益薄操作益勤節縮贏餘以次盡償宿負然夫亡無子日  
夜痛念舅姑血食將斬終日飲泣兩目遂盲而巢氏宗法  
凡無後者捐田若干畝卽得祔祭家祠孺人自揣遺產甚  
薄卽盡捐入且不數其數然此外絕無可爲計乃於道光  
五年二月十六日巢氏族方偕集祠中修寒食之祭孺  
人乃詣祠匍匐伏地長跪以請曰氏苦節二十年於巢氏  
可無忝矣但所日夜切心者無力遵祠捐之例奉君舅及  
夫君木主祔祭於祠氏願將所存田畝盡入祠中作春秋  
祭費送兩主入祠能得俞允方敢起伏地痛哭哀動四座

其宗老某乃慰之曰子言誠是但爾藉此以自食若盡捐  
入爾將何恃爲生不如且待汝天年後以如所請可也孺  
人曰但得所請吾死不悔矣遂起去宗人亦散其明日譁  
傳孺人以昨夜投繯死矣驗之果然年四十有四於是族  
人大哀之亟請其舅若夫之主祔於祠且議爲之立後而  
瑞峻世次卑幼無可嗣者立夫堂弟瑞彭爲其舅姑後云  
贊曰憚孺人可謂得死所矣當其夫亡之日卽欲以身殉  
也始也以姑在而不死繼也以舅若夫無血食而不死處  
心積慮數十年唯以先人之祔祭爲念及宗人咸集長跪



以請宗人方以身後緩之彼卽於是夕死之窺其意以爲此身一日不死則先人之祔祀一日不定與其生而祭祀虛懸曷若死而先靈得奠故不死於夫亡之日而死於求祔之時較之殉夫而死爲更賢矣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孺

人有焉

之巫簡其真苦夫之主恤然國且新歎之立券而  
制無人以相券時雖天矣繼之果幾半四十符四符是然  
人曰母壽復精吾亦不辨矣後或去宗人亦藉其間日積  
入爾後何計繼生不暇且其效天半終以成海濶四必能  
其宗者其以爲之曰子言親身以爾蘇也以其食薄盡其

貞女惲氏傳

惲貞女者叔父弱六府君冢孫維遜之聘室也祖啓巽康熙庚戌進士官中書父馨生母吳氏叔母吳太孺人之女姪也兩家世好故幼而締姻貞女幼慧未嘗延師而知書且善持家父母多委任焉維遜因攻苦弱冠而夭貞女聞訃求親視含殮父母弗許輒絕粒不欲生乃聽其所爲毀妝茹素坐臥小閣者九年已衆著其志不可奪矣會太姑之喪遂號泣奔赴喪次太翁聞女至且喜且悲迎謂曰似此節孝衰門何以克當時康熙五十七年也旣來歸執婦

道惟謹兩世皆爲慰悅不數年翁先卒又數年太翁亦卒  
維遜之弟曰維梅與嫂共襄大事旣葬擬析產弗聽悉以  
畀叔因撫叔長子崇烈別居故宅門嘗晝掩經月不啓如  
是者垂十年而姒與叔又相繼天矣叔之疾革也籍其貲  
產悉以畀嫂且泣曰吾不起矣上天降割祖孫父子相繼  
淪喪是諸雛者煢煢誰恃實惟嫂氏翼而長之是嫂之有  
大造於吾門也吾卽死其又奚憾尋卒遺孤三又殤其季  
女四時戚友有言兩男議婚者各歸其外舅貞女聞之曰  
事在我耳何多喋喋爲事竣悉引入城勤撫字親縫紉延

師傳飲食教誨無缺焉馭下以肅財用有節增田畝若干  
曰以是爲他日念積二十年諸孤頭角嶄然于今皆抱孫  
焉女亦各獲所天原夫貞女始志不過從一而終以引維  
遜於弗替耳詎知中更多難有如是其顛連孔棘哉詩云  
釐爾女士謂女而有士行也概名爲士無行者或多忝竊  
焉故士必以行見稱而女又以士爲鵠托孤寄命君子所  
難在一家與在一國庸有異乎其有士行也孰大於是噫  
嘻骨肉幾散而獲聚家業幾毀而復完可使死者復生生  
者不愧伊誰之力也傳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貞

女是謂矣貞女前歲已蒙旌於朝綽楔在野今年已六十從此而含飴弄孫以臻於上壽又可謂從以孫子也昔人於節婦有年未五十已及身立傳者今從其例傳以入

譜

蕭國文士歸文而存士亦出林高士  
 張然弗替其霜映中更冬難休收景其  
 烈文衣谷野視天刺夫貞女敏志不  
 日以其為日念蘇二十半雷飛題  
 詞神輝金燦瑞無地為想年四  
 謝根根其許新銀田燭香

惲貞女傳

湯欽泰

貞女者惲南田之曾孫女也祖名念祖字岵瞻父名德生  
字厚培母氏張順天宛平縣人惲氏本仕族至南田以畫  
顯當世負海內重名南田之父遜庵爲復社遺老學問節  
概東南碩果四方聲氣輳集南田性孝張筵脂膏賓餞成  
禮特筆墨以供費性豪得金輒盡至貞女時家計窘矣貞  
女幼字昇西卞氏壻名雲龍卞雖舊族貧與惲氏等出外  
爲負米計而旅卒貞女兄某議欲改字貞女以死誓或諷  
之曰守節固佳奈貧何貞女曰余本宜死飢寒而死亦分

也何慮聞者為之泣貞女厚重寡言笑年踰七十未嘗輕  
 見一人衣食憑十指苦可知已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  
 月日春秋七十有八今歲季春請旌於朝茲又列其事  
 於譜學墨以好費卦嘉卦金陣盡至貞女朝宗  
 於東自為果四大楚錄其南田卦季與發龍聖寶樂  
 無當世負新內重台南田之父發強強於振發法學  
 千早謝母刃張訓天家平線人野丑本卦對至南田以  
 貞女皆朝南田之曾孫文也厥台念厥守胡謝父台壽生

朝貞女譜

張旭泰

傳節母陳孺人傳 夫人人生丈夫子一日 穀成

孺人姓陳氏孝東鄉遵沂公女性純孝幼嫻姆訓年未笄  
來歸侍湯藥七晝夜而夫卒家極貧誓死靡忒居亡何里  
中無賴輩以孺人艾欲奪其志已言定銀若干繫舟以待  
孺人聞風恐爲所陷迺僞爲喜也者暗懇族親送信母家  
母惶急僱車來託詞母病甚欲一晤女面歸甯一日卽返  
無賴不及防遂得脫在母家毀容素服足不出戶欲待母  
以終身時孺人有胞姊袁陳氏亦早寡上有翁姑下有子  
息袁氏本故家且好禮愀然曰妹幼母老母氏天年其誰



靠乎乃攜妹以歸賴姊晨夕扶持一燈共紡織以古來節  
義事互相勸勵含冰茹蘖三十年如一日歲癸巳族尊叙  
其苦節彙銜呈請邑侯王公旌以貞標彤管匾額庚子二  
月二十六日卒壽五十有四計守苦節二十有八年合族  
具衣冠至袁陳氏家迎柩歸合葬夫塋鄰里戚族諸婦女  
欽孺人之節白衣執紼而送者數十輛遠近觀感僉云孺  
人之生也哀而死也榮歲甲辰續輯家乘主筆者採其事

實聞於刺刃等東嶽數代公文對錄等也

朝奉直母刺刃人

錄

二品銜遇 覃恩賜封夫人生丈夫子一曰福麟縣學生  
以郡丞官安徽僉曰才夫人可謂有子矣卽曩時所自乳  
者也

論曰余讀惲簡堂先生太雲山房文集有亡妻陳孺人權  
厝志盛稱孺人之儉而勤今觀夫人所爲其亦近之矣陳  
孺人雖不永年年猶三十有九夫人則又短十年焉宜季  
文之久而不能忘也雖然陳孺人生子女皆不育而夫人  
有子子且才修短數也苟有賢子亦可無憾矣余竊以此  
爲夫人喜并爲季文慰也

蘇門惲中翰妻蔡夫人傳

惲季文中翰初娶於張甫一年而卒恆鬱鬱其母戴太夫人冀得淑女以儷之聞淑人賢乃委禽焉夫人姓蔡氏浙江石門人父樵坡先生有隱德母楊夫人其生夫人也異香滿室三歲喪父八歲喪母育於兄嫂兄仲然觀察奇其妹難其配曰非嚴徐東馬而兼陶白程羅者無輕問名也季文時猶諸生廉吏之後家故不豐戴太夫人使人平章也懼不當而仲然則曰惲季文真吾妹壻也一言而定蓋天緣云既來歸事太夫人甚謹寢門甫闢已珊珊而至立

牀下問起居凡可以博太夫人歡者必委曲以致之有薄  
怒得一言則立解娣姒聚談或逞機警恣諧謔領之而已  
季文時年少氣盛遇事或不能平必多方譬解至再至三  
季文學識亦因之有進每夜讀必刺繡以待之至丙夜則  
自起淪茗季文喜吟詩偶得佳句夫人曼聲吟之愛不忍  
釋強之作笑謝不能體素孱弱而安貧耐苦每月支公中  
錢二緡是日月費不敷甚鉅夫人自幼善女紅有鍼神之  
目至是以所作鍼黹俾老嫗持而鬻諸市以補月費之不  
足謂季文曰君但讀書無問室中事也其自奉甚儉而或

以緩急告無不應偶聞有斃於路者拔金簪質錢爲之棺  
有夫婦二人哭於牆隅使問之則浙之嚴州人從其父商  
於邗折閱而歸歸而其父死有老母在家夫人曰使此二  
人者流落吳市則其母將死矣百計營求資遣之歸季文  
謂之曰卿一舉活三人矣戴太夫人有姊歸姚君彥士姚  
君時官鄂臬戴太夫人送幼女嫁姚君之子於是季文及  
夫人亦繼往焉姚夫人甚愛夫人使勸家事署中上下百  
數十人咸稱夫人賢嗚呼夫人之才於此可見使天假之  
年異日佐季文治內政雖古賢婦何以加茲未幾夫人舉

一子先是有獻議者曰家僅中人產生子宜自乳然先後築里皆不能盡用此議而夫人則謹如約竟以自乳其子積勞成瘵疾逾年而卒季文至今哀之一夕夢見夫人徘徊泉石間曰妾住瓊嶼距此遠今游西泠歸遲君於橫塘幸相遇耳所謂瓊嶼者固不知何處卽橫塘風景亦所不識殆非姑蘇城外之橫塘也乃繪橫塘追夢圖屬余題詩并請爲之傳因紀其都較焉夫人生於咸豐二年六月己酉卒於光緒六年七月己巳年二十有九以子福麟官同知加級封淑人又以曾姪孫毓鼎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

旨旌表給帑建坊吾因之有感矣西子沼吳仍歸范伯買  
臣妻去更嫁庸夫彼朝秦而暮楚者固毋足怪卽有削髮  
表心截鼻見志者皆由伉儷恩深一時憤激之所致耳豈  
若孺人之子歸七日未諧琴瑟之音矢志百年獨凜冰霜  
之操較諸尋常守節撫孤者不又加一等乎





小丘多秀 卷一三 三  
之際謂恭人曰我死羣兒幼穉無知卿等何以自守恭人  
泣應曰兒未成立是我責也我卽以是報君喪葬畢家益  
落始猶一日兩餐間以糠粃繼而甌塵日積炊煙常絕殘  
燈夜紡率兩女藉十指度生活并供羣兒束脩凡憚氏戚  
族見之者皆爲恭人痛且危然其志彌堅與側室胡相依  
爲命胡亦絕無怨尤每見兒輩由塾歸讀書學字喜極從  
不以逆境爲憂厥後諸子每歲館穀所入稍稍補助恭人  
淡泊如初數十年如一日光緒壬午錫蕃宦遊於鄂迎養  
恭人每餐加旨味輒不允一狐裘雖嚴寒不肯服戊子錫

蕃補利川縣尉在任十數年並代縣事頗有聲繼以知縣  
官鄂恭人則隨時諭之謂理民事平心靜氣尙恐有失若  
任性偏執其不顛倒是非冤曲人民者幾希庚子培德充  
西安轉運差南皮張文襄奏保以知縣用恭人諭曰爾兄  
弟均倖進宰官爾父生平非義不取我雖早寡且貧誓守  
此志汝等於操守二字尤宜兢兢其生平志節大率類此  
恭人游臻耄耄遂不復問家事暇時爲孫輩道古今逸事  
以爲樂然舉動言笑仍一律於禮不衰癸卯六月二十三  
日壽終於鄂垣廡次春秋八十有九子三女二孫男五人

曾孫三人謹撰次如右

郭子曰恭人之仲子昔吾同僚作令有聲今其孫壽昌復

從余遊恂恂儒者此皆恭人德教有以致之也

此志為恭人仲子

郭子曰恭人之仲子昔吾同僚作令有聲今其孫壽昌復

從余遊恂恂儒者此皆恭人德教有以致之也

此志為恭人仲子

郭子曰恭人之仲子昔吾同僚作令有聲今其孫壽昌復

從余遊恂恂儒者此皆恭人德教有以致之也

節孝惲孺人傳略

謝雲驥

孺人姓呂氏幼穎慧爲父母所鍾愛年二十歸惲君玉彩相夫以禮事舅姑先意承志處妯娌間無間言洪楊之亂奉姑避難猝與賊遇孺人冒刃衛姑奮不顧身卒免於禍咸豐庚申也越明年姑嬰疾卒時甫離兵荒復遭家難翁又卧病在牀不克經營喪事孺人乃身自貸諸戚族而殯殮焉姑旣葬乃紡織餬口日夕操作晏如也舉二子興德增德翁疾革謂孺人曰予病殆不起家貧子幼可奈何孺人涕泣曰生爲惲氏人死爲惲氏鬼願盡鞠育之責以報

泉下無慮也翁泣然瞑目而逝貧無以殮孺人鬻產以給  
繼以典簪珥自是家益落然治家益勤儉久久稍自給性  
好施與修造橋路往往樂於助成之子既長以次授室長  
興德子三有全有昌有富次增德子一紀懋曾孫四愛堂  
錫堂福銘金虎終孺人身歷盡艱困克成家業孫曾繞膝  
卒以考終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夫享年八十有四

夫以斷事良故夫意無志欲做數問無問言其財之廣  
論人救呂丑以熊慧爲父母河醜愛年二十禮學王涂

翁孝節諸人傳記

增德

節母惲孺人傳略

嚴棠

孺人姓王氏幼嫻姆訓言笑不苟年二十三歸惲君炳然三十一而炳然卒時二老在堂一女尙稚家故儉僅薄田數畝孺人拮据喪葬痛不欲生顧念子職未盡不敢以一死謝也於是晝耘夜績上事翁姑下撫弱女靡他之矢孺人有焉未幾姑亦病歿悉由孺人摒擋棺殮炳然胞弟炳法夫婦相繼卒遺兩女一子子名金麟孺人撫爲子並撫其兩女視如己出翁七十九卒嘗語人曰吾有丈夫子五僅存一殘廢者吾所以甘旨無缺獲盡餘年而不知老境

之顛苦者賴有王氏媳也嗚呼孺人迭遭不造其養老撫  
孤之志雖含辛茹苦不易其操巾幗完人庶無愧矣卒年  
六十有餘繼卒數兩文二十五年各金鞠諸人無爲乎並無  
人育無朱幾故衣麻幾悉由僱人縫紉計銀兩然則其  
孤憐也幼是書錄其難土事餘故可憐其文龍母之夫  
孀所盡人其難與盡識不終坐蓐念子難未盡不難以一  
三十一而兩然卒却二李五堂一文尚難索姑劍對難田  
諸人致王丑心職職鳴言笑不吝辛二十三體難昏臥然  
翰母難諸人樹樹

遺棠

節母惲孺人傳略

節母惲孺人吾常陽邑昇東鄉人父志安母徐氏所生四女節母其最季也節母生於道光甲午幼依父讀講論古今嘉言懿行輒神往久之又嫻習女紅操行勤劬而秉性純厚嘗以母病危甚割股以奉母旋卒家貧無以爲葬停柩於家朝夕哭過于成人父旣喪耦無子愛女若命女年十八迺贅莊錦昌于家錦昌者惲氏守祀派子也夫婦雍和翁媪無間言方謂家計漸拓可以娛老父矣洪楊變起奔竄流離父以憔悴死越數年同治甲子大亂悉平吾常



亦有太平氣象而十室九虛田園荒穢不治生計絕矣而夫錦昌又卒節母于是內操家政外禦強暴刻苦自勵不欲一錢虛拋亦不欲輕受人惠勤勤懇懇惟以恢復先業爲職志爲子娶婦又爲子納妾凡所資用悉出節母茹苦含辛之所積累而節母年近古稀矣猶復操作如少時子婦敦勸節勞則笑曰此子習慣也不如是則心若有所失身若有不安于衛生無關也蓋節母一生半在艱危困苦中已習於性成也如此子與節母子金大善獲聞節母之懿德善行者久歲壬寅惲氏續修家乘金大請于余乃撰

傳略如右以俟後之表彰之者節母子一金大孫一增元

伯母與夫大吾叔元伯父德配而善外舅子那及孫以  
國世居深陽古讓里族著人繁伯母生未數月而失恃在  
外舅亦僅三歲值變逆之亂隨外王舅季眉公奔走流離  
備極苦辛後外王舅官於浙查伯祖杏叔公亦官於浙聞  
伯母賢故與吾伯父游遊不三二十外來歸借伯父事大父  
母父母孝敬備至朝夕侍奉無懈侍容眉福不苟笑語語必  
怡然且其性極大其謙遜不足言不言然亦弗忽也主其  
家政井然有條不聽其亂其德其善其類能通其

自夫伯母姚夫人傳無節節其慈然於之備極福成氣官  
伯母姚夫人吾叔元伯父德配而吾外舅子祁公妹也姚  
氏世居溧陽古讀里族著人繁伯母生未數月而失恃吾  
外舅亦僅三歲值髮逆之亂隨外王舅季眉公奔走流離  
備極苦辛後外王舅官於浙吾伯祖杏耘公亦官於浙聞  
伯母賢故與吾伯父締姻年二十一來歸偕伯父事大父  
母父母孝敬備至朝夕侍奉無倦容居恒不苟笑語語必  
精覈且所見者大其細微不足言不言然亦弗忽也主持  
家政井然有條下逮臧獲均無間言好覽典籍類能通其

大義尙憶光緒壬寅冬道出姑蘇謁伯母起居伯母詢及紀氏閱微草堂五種謂此書事不足據而論理明晰因條舉數端附以已見辭旨爽利雖耆師宿儒勿能過伯父弱冠游庠攻舉子業爲文敏捷故常得間暇伯母則規以勤此伯父親爲吾述者伯父始以鹽官仕於浙復以知州候補委辦菱湖釐稅者年有半旋奉檄署理台州府總捕海防同知先是吾外王舅爲杭州府中塘海防同知卒於官吾外舅以中書舍人外用授台州府總捕海防同知清廉自矢迨至卒也身後蕭條伯母惻然傷之謂伯父曰爲官

不能不廉而廉輒爲身累欲無累者不如無爲官因勸伯  
父稱疾不往伯父胞弟季申伯父署理安徽安慶府知府  
復以道員候補加三品銜太史編纂歲時廣輿記年五十  
覃恩馳封兄嫂故伯父封資政大夫伯母封夫人伯父曰  
弟之貴卽我貴也世人於富貴苦不足棄真樂而驚虛聲  
夫三品之封與二品之官何異而今而後我可不爲五斗  
米折腰矣伯母旣偕伯父歸隱治舍宇蒔花木俯仰安閑  
適然相得含飴弄孫足娛晚景常念外王舅家訓謂人生  
窮達如風雲變幻貧賤者當能自用其貧賤富貴者當能

自用其富貴富貴不能自損以益人則造化之機不靈而禍亂多由此釀是以益從事於爲善城東南有宗祠及義莊者吾伯父仰承先志哀先伯祖遺產計值國幣萬五千圓悉數捐入辛苦經營經蘇藩司詳請  
奏咨立案而所以毅然興辦者實伯母贊助之力爲多繼母陳有姪女少孤好文學知醫寄伯母家伯母器之爲擇壻以歸錢塘汪中書康年太上感應篇一書

世祖章皇帝錄入勸善要言以化薄俗伯母捐鉅貲印送圖

說多部默以維持人心轉移風俗俾婦孺庸愚皆得講解

而勸懲焉其志在益人類如此吾母左夫人與伯母生平最相得宣統二年庚戌十二月二十六日伯母卒吾母適如蘇聞之驚悲深以臨終不獲一晤爲憾伯母享年五十有八無出嘗爲伯父納妾數人一妾有子愛如己出三歲殤乃以堂弟禹九叔父次子繩曾爲嗣孫二泉淮女孫一吾年十九娶於徐徐亦左出吾母與其母爲兄弟徐適吾家未數月病亡迨年二十三復娶於姚姚者伯母姪女而外舅子祁公長女也伯母嘗以此歸之夫以宗嗣適其女論曰吾伯父任俠好客客多貧不能報然伯父好之不倦

伯母爲內助具酒食常豐此其賢且多惠蓋有過人者吾少困於學多所論述伯母嘗訓誡之及一字師故事曰一字可以爲師則文字之道難而取材於古今者可以益廣吾謹志斯語不敢忘今特著之欲使天下學者共知之也

癸巳以堂策再大殊父火于縣會爲臨將二泉縣文卷一  
有人無出譽爲師父疎姿獲人一送育子愛敬言出三  
時通國之蒙悲將以酬祭不數一節其神由母享年五十  
癸卯科宣德二年庚戌十二月二十六日伯母卒吾母適  
而轉悲語其志益益人幾暇此吾母也夫八與前母坐平



中從姪婦節烈莊恭人傳真毓華婦節與曾彥彬  
烈婦莊氏余從姪毓華婦也毓華之父爲余從弟心耘名  
祖邠心耘兄弟三人長杏耘名祖貽次菘耘名祖翼心耘  
其季而毓華則心耘之次子也光緒辛丑冬里中疫盛十  
二月烈婦三子興曾殤壬寅夏疫更甚其次子宜曾已嗣  
伯祖菘耘爲後者又殤未幾毓華需次浙江亦染疫歸尋  
卒時烈婦先已於辛丑十月歸省其父於湖南辰沅永靖  
道任所次子殤毓華以函促之歸逮疾復飛電告之而道  
署駐鎮筵接壤苗界荒遠偏僻賃舟必下游至常德故得

信兼旬始首途中途復遇風幾覆舟行緩遲比至而毓華已歿九日矣夜分抵門外始悉狀易服入撫棺慟不止次日諸娣姒小姑皆百計勸慰且竟日環守之向晚烈婦止哭謂衆曰姊等守我慮我有他變也今我上有舅年政六十下尙有二子一女死者已矣能不爲生者計乎姊等勞矣今已晚請少休衆皆慰甚謂其能自解也因相率退息烈婦亦歸其私室檢點衣物悉緘笥之仍至柩旁卧比曉哭奠畢至舅前問安時王姑張太夫人靈位在寢所向午往叩奠畢歸私室携糖果奠毓華柩前哭慟甚逾刻少

正袖出鴉片烟一甌飲之甫入口爲婢媪覺遽起奪去驚  
告衆衆咸集覓方灌救口閉不納須臾毒發色變衆謂仰  
藥無幾不應如是之速恐尙有他毒詢之堅不語子女呼  
之不復應身至問之但云無他延至申刻溘然逝時光緒  
二寅六月二十八日也死後檢其篋具有空粉瓶三粉尙  
有散棄瓶外者始知其毒係鉛粉蓋恐粉毒不足而又欲  
以烟毒助之也嗚呼烈矣莊故里中大族烈婦祖受祺由  
翰林出官湖北荆宜施道父賡良現任湖南辰沅永靖道  
丁亥烈婦年二十一歸毓華時心耘以道員需次江右乙

未奉大府調赴金陵又赴鄂烈婦皆隨侍佐理家政得舅  
姑歡己亥姑高夫人歿哀毀盡禮旋隨舅之福建興泉永  
道任次年解任全眷歸烈婦返里適王姑張太夫人自浙  
歸患水腫轉側需人烈婦常侍左右扶掖起卧衣不解帶  
數十日無倦容此余所親見者烈婦爲人嫻靜和婉而教  
誡子女輒嚴厲無少假借其處事尤明斷不屑屑作兒女  
子態其次子宜曾生菘耘在浙以書來索宜曾爲其次子  
毓珂後心耘許之彌月卽以乳媪來將去烈婦謹從舅命  
無難色無憾詞蓋其果決明大義固生性然也卒年三十

六以毓華官例得

誥封恭人子四長濟次宜曾卽嗣毓珂爲後者三興曾  
四震次三均已殤女一卒後親友之官浙者因與毓華  
同官素稔咸知其事具事實上大府大府爲宜興任公道  
鎔據以聞於意教育此意於之變出然無之心以爲言不  
朝奉隆刃念之甚重意母意教言姑其言勤訓也文而四  
旨旌表如例入祀節孝祠建坊表其間嚴本以爲然而其  
論日世之夫死無子或家貧親族陵替子身無可依倚因  
殉夫而死者往往有之今烈婦庇翁蔭下衣食粗足三子

無恙不數年且卽成立而均棄不顧多有議其忍者余謂  
烈婦之忍正以成其甚不忍之心也方烈婦之歸寧也毓  
華意不欲謂子女多且穉道遠不便烈婦亦以爲然而其  
生母劉氏念之甚重違母意遂行故其行僅隨一女而四  
子皆留而不意遂有此意外之變也烈婦之心以爲己不  
歸則二子或不死二子不死則毓華亦未必至死今毓華  
死矣則己何忍獨存而違恤其他哉此雖婦人之仁也而  
自古忠臣義士之殺身成仁者蓋亦無以加之矣三興會

六尺餘長其首圓其耳其髮決明大義固生性然也卒年三十

節母蔣孺人事略

孺人氏蔣丹邑庠生蔣公諱

勝德

女吾再從父諱

謹度

公

德配也年十九來歸家故不甚豐孺人黽勉同心操作極力雖自奉薄而奉姑嫜必極甘旨越數載

謹度

公不祿遺

孤子

丕熙

甫三齡孺人躄踊號慟欲殉者再旣而曰殉節

之事輕守孤之責重吾死而呱呱者誰託耶於是收淚襄大事告窆後家益落撫孤子日養日教衣食常出於十指雖嚴寒兩手龜甚而針黹輒達旦尤可羨者孤子

丕承

猶

子也早失怙恃孺人教之養之一如己子卒至成立爲之

室而遣之且通書凡列女傳孝經傳至老猶能背誦焉孺  
人生於道光丙申十一月十一日卒於光緒丁酉五月初

七日享年六十有二守節三十三年

之事蹟皆為之哀感吾民而及於吾邦特姪澤謹述

母于不照甫三歲歸人報亂歸婦於既各再遇而曰

以親自奉養而奉故執必辭甘旨歡嬉壽公不類

其類也乎夫其來親家對不甚異歸人即說同心辭

歸人其孫長邑教生孫公編文吾再訪父續

翁母蘇歸人事記



節母劉孺人事畧

佩華

孺人姓劉氏棠里三房貞吉公德配系出名門幼嫻女訓  
年及笄來歸貞吉公幼失怙恃家綦貧賴孺人賢淑無內  
顧憂生平無疾言遽色待妯娌尤輯睦舉一子早殤孺人  
恒鬱鬱不自得咸豐丁巳貞吉公逝世年僅三十二孺人  
時年二十九痛不願生欲殉者再因妯娌防護慰勸不得  
遂乃勉力襄大事如禮守節四十三年冰霜之操凜然雖  
白髮蒼顏而獨守寒閨宛如處女鄰右罕得見者爲人寡  
言笑性慈善然不好佞佛嘗謂心者人之本待人宜寬厚

以自培其本惟不負疚此心乃能不肯負人禍福視人心  
爲感召彼心地刻薄而徒恃持齋奉佛以求福適足以速  
禍耳生平足不出戶惟與余母最相善華總角時隨母往  
見其貞靜謙和竊心焉敬之歲甲辰重輯家乘敬臚舉一  
二上於總纂修以聞於日貞吉公淑世平對三十二條人  
朝奉出平無寒言歡言於淑世公淑世公淑世公淑世公淑世  
旨旌表給帑建坊嗚呼如孺人者可以風矣人贊其無內

謝人對德尺棠里三其貞吉公淑世公淑世公淑世公淑世

贈母德懿人壽畧

風華

商孺人節略

孺人商氏水塔口商

之女吾族山度公德配也年二

十來歸二十二寡居家綦貧上無翁姑下無兒息孺人茹  
苦含辛朝夕以持齋奉佛爲事嘗語人曰吾之奉佛無他  
意也吾愛佛法至靜賴是日靜吾心耳生於道光戊子二  
月二十二日卒於光緒辛卯七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  
四守節四十二年

澤  
謹述

外傳人節略

徐碩人節略

徐碩人書秀長女適夏史巷乾隆己卯舉人徐汝田四孫棟十五歲爲養媳十九諧伉儷二十九而寡撫二子一女備極辛苦守節五十一年

意出善愛物去至輔錄具日精吾心耳坐飲飯米丸于二善舍辛時夕以符齋奉神欲專嘗請人曰吾之奉將無虧于寒饑三十三年缺食兼資土無餘故不無泉息誰人誰人商汛水嶺口商

商議人節略

拾遺附公逸事

南陽公逸事

公居邑南永勝西鄉地名上店河北有高阜似城形昔伍子胥曾駐軍於此故又名胥城公居河之南村躬耕讀書慕諸葛武侯之爲人故以南陽自號焉公以承先啟後爲已任造家譜立宗祠置義田效范文正之意以給親族百餘年 國朝順治時忽有遠族來擾誅求不已司其事者懼累不得已訟於有司廢去

上店有地名池亭池旁有高阜阜上有亭亭肖公像今亭

已圯像亦不知何往亭西有祠屋數間惜未移像於祠使  
後人得瞻仰也

後人得瞻仰也

後人得瞻仰也

後人得瞻仰也

後人得瞻仰也

後人得瞻仰也

後人得瞻仰也

後人得瞻仰也

少南公逸事

公號少南因父號南陽故公成進士始遷居城北迎春橋西崇賢坊東右有倉廳別爲一宅一日同年王世貞至因館之於此議論今古評定文集留旬有五日乃去

公與同年保定楊椒山繼盛莫逆後楊死於嵩公悲之因作椒山傳以寓憑弔之意書文粹卷之四  
公精青鳥家言手批雪心賦一書深得其妙遂自定白茆塘墓地至今稱吉壤  
公好書所蓄甚多晚年論諸子曰吾所蓄書可聚一處他

日有能讀書者可盡付之後孫日初遂於理學載公書千  
百卷凡十舟至天台國清寺讀之適鼎革日初往福建書  
竟未得歸宗言平此書心無一書發其效後自京白范  
公謂學者日人須加倍刻苦方得科名到手若優游暇豫  
而微幸成名豈可得哉繼繼莫莫終終不終然公悲之因  
讀之於此類備今古精宏文集附會育正日次去  
西崇賢社東古育食飄限欲一字一日同平王世貞至因  
公謝少南因父懋南則始公歎士欲學風無此以春德  
台少南公數事



繹思公逸事

公少南公第三子少多疾喜養生家言公所讀經書紙白而厚刷印用墨想見太平盛世氣象非若後世澆薄者可比若從何來爾曰吾嘗過公之居嘗見其書曰

公善書彷彿趙文敏家藏舊譜一本公題南陽祖賜四字真八法具備筆意生動可鐫石以傳惜不能多得耳公之圖章俱係名人所刻純正端楷皆本許氏說文無怪奇庸俗諸弊

公蚤歲多病至六旬外乃矯健如壯時郡大夫採輿論延

請爲鄉飲大賓公堅辭不獲始一赴之人始識公面目蓋  
寡交簡出因赴賓筵人咸以得見顏色爲幸云

圖章身給各八用條條五派群皆本指况類交無對清  
真入卷具部筆意主健回繼否現粉皆不請參錄訂公之  
公善書游轉跋文婚寒蕭舊語一本公題南陽顯顯四字

此公之...  
西華圖印用墨懸良太平盛世康樂非苦於世壽壽皆回  
公少而公最三千少於幾喜幾主卷首公何顯影書潔白

辨思公幾事

公平黼原公逸事平夫會婿人時歐一善星游香莊舉日  
公致仕家居有塾師謝某遊五臺山過一僧眉長覆眼終  
日危坐不發一語已百餘歲未嘗與人相接謝某至忽問  
曰君從何來謝曰吾武進人進香至此僧曰武進有惲黼  
原居士君知之乎曰此吾舊居停也僧曰爲吾致語惲某  
列科甲取門生官布政夙願已酬可返故居矣謝問何以  
僧曰惲公前一世與吾講禪學於此時有方伯來寺適典  
試本省門生數十人迎拜邑宰迎迓惟恐後公歎曰人生  
得列科甲收門生官布政願至足矣遂逝托生惲氏吾與

彼有夙緣故煩君致語耳因出一函囑曰告憚公勿輕啟  
俟有急方開視卽公回首之期也謝歸述僧語并致書公  
恍然如晤昨日事自此信奉佛法參三峯及繼起和尚往  
來問答多見性超脫之語順治八年西園事發被逮時公  
年已八十因出僧函啟視惟素紙半頁書一園字而已又  
紅丸一顆公服之援筆書曰人以爲園我以爲緣園之則  
滯緣之則圓園園緣緣援而權之然乎不然書畢浴  
更衣端坐而逝邑人薛諧孟案會記其事  
公年二十二鄉試中式會試入都遇一善星術者推畢曰

君必成進士但遲至十年後今欲聯捷不可得也果下第  
至戊戌科試畢往問之亦如前至辛丑往問之仍復如前  
至甲辰會試果中式因復往問之因出一書其畧曰夫妻  
偕老壽俱九九子孫蕃衍田宅廣宏官爵祿位其在京卿  
牧伯之間乎公欲得其術術者悉以秘訣授之公自此精  
於星學公仕湖廣臬司術者來謁公贈以千金爲之游揚  
大有所獲乃遣役送至其家公年五十餘陞陝西布政使  
以時事不可爲未赴宏光元年以光祿寺正卿特召又以  
馬士英阮大鍼用事亦不赴果應京卿牧伯之說公暨夫

人壽皆至八十一有子三孫七進士二舉人一餘俱以子  
貴封贈如其官公有曾孫生南鄉之東洋村名之曰東生  
推其八字曰此子他日必成進士後果於康熙辛未科中  
式

族人半居孟河半居上店凡本族以田宅售者公必如其  
所欲與之且曰此產係吾祖所置與其歸於他族甯留於  
本家價必以好金故公之田宅久而弗廢  
崇禎三年公任湖廣分巡湖北道率鎮筸官兵入都約束  
鼓舞不遺餘力每十日犒以酒肉每宿令習射中多者賞

銀皆出俸以給勸諭懇惻發其忠勇禁逋逃禁攘竊違者  
卽以軍法從事故道路無譁無一人後至者有百戶某公  
察其才待之厚寒衣以衣疾治以藥百戶某亦善護軍事  
旣竣先遣百戶返致書撫軍甚稱其賢宜亟陞擢以爲國  
家出力者勸撫軍以公故累陞百戶至遊擊鼎革後遊擊  
投誠歸國朝授江南副將爲總督中軍官公不知也後以  
西園事被逮詣江甯總督候勘乘小輿至轅門止忽一人  
奔問曰是常州憚老爺否輿夫曰是曰然則不必在此可  
來吾署中吾老爺俟督臺審斷畢來晤也且令速奉酒肴

公不知何故日將入中軍官始回一見公卽叩首曰大恩師在上小官叩見公急扶起中軍官曰大恩師可認得小官否公曰吾有何恩得毋錯認曰並不錯小官卽昔年湖北百戶某也自蒙提挈銘感五中常思報德欲晤無由前日接案牘見吾師名卽稟制軍曰惲某係卑職二十年前恩師盛德長者淡於仕進閉戶不預外事今年已八旬必係仇口誣害必不干涉幸制軍信予言卽謂予曰汝令他不必到案因此請吾師到署稍息吾師因此事得毋少損眠食乎公曰然二十年前從事兩月有餘一別二十年不



意在此相見又蒙調護使老朽免於縲紲大德何以報中  
軍官曰今日之會實出望外又出菓餌相勸繼以盛饌翌  
宿命舟送回致筥米乘禽之屬又致贐金四十金公不肯  
受中軍官跪而請曰此弟子贄儀若不受是麾之門外也  
公勉受之及啟行中軍官乘馬送至舟中諭舟子小心伏  
侍揮淚拜別時順治九年事也中軍官惜逸其姓名  
公筮仕爲行人嘗奉命召太倉舊輔王錫爵將出都門有  
朝貴數人要於路謂公曰到婁江宜以相國家帷薄不修  
揭參上必大怒相國當獲罪如此開府可得也公曰不可

相公家帷薄不修此必無之事卽有之亦何可入奏况行人奉君命召大臣猶僕奉主命召客也某客當請主人爲政客之來否客爲政僕不過奔走往返而已不容可否於其間也吾甯仕不顯不忍爲薄德之事數人怏怏別去公至太倉致君命相國稱病不起公復命上又命召之復出都門前數人又至復申前說并袖出疏草欲公以此入奏公閱畢還之仍復至太倉輔臣又稱病如前公返常州待其病愈每一月卽赴太倉問起居如此者數載及文肅卒乃復命公以不滿諸貴人意官果不能至開府公亦終不

悔也後文肅子時敏與公姪南田極相得文肅孫大學士  
揆與公孫中翰啟巽同登庚戌甲科文肅曾孫宮詹奕清  
與公會孫東生同登辛未甲科世交稱莫逆焉

公有姪在陋巷公一日肩輿往從者頗衆鄰里俱竊觀公  
故久談始別及歸姪來謝問曰伯父他日出從者止一二  
人今日獨多何也公笑曰汝不知乎汝居此人或不知汝  
係吾姪因欺汝懦未可知也吾故爲汝久談且多從者俾  
鄰人知之或不敢外侮與其受侮而責之不若未事而弭  
之也自後將時有饋贈汝勿辭

公家居與許定宇

名鼎臣仕巡撫

最善一日晨至許宅至日晡始

別及門又立談久之送者俱倦而公卓然如故既去定宇謂其子弟曰憚公自始來至別無失言無失容且論古有本有原論事有條有理此異稟也小子識之

公晚年當暑常偕子姓露坐至二更從者皆畏涼移坐廊廡下公獨危坐如故笑語諸人曰少年不能保身以致畏露何不淡嗜慾以自全乎從者甚慚

族祖東麓公所著東麓遺稿后谿公所著有谿堂漫稿公祖少南公所著有林居集及考槃集公恐其久而無傳因

刊刻共成一書名之曰天鈞閣會編藏於家

公於萬歷甲午舉於鄉常服黑袍誓曰必成進士始釋此袍否則終身服之至甲辰中式始收置笥中晚年取示諸孫曰汝等若能效吾立志何患功名不得哉右袂敝有補

綴處

公祖居在迎春橋西崇賢坊東屋南有隙地三畝公自幼卽度此地可居前臨水後亦近市及致仕歸買和政門內宅居之後思遂初志因構材築之迨落成而國變矣或謂公宜采畫公歎曰此何時也國破君亡吾不能從先帝於



昌職生于公逸事其以墨之游以出入氣重之每嘗學於  
公廡原公長子也西園之難廡原公被逮至姑蘇至白下  
皆從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卒脫廡原公於危皆公力也  
公有弟二俱蚤世遺孤四人皆幼公延師教之師陳氏數  
年待之極忠且敬忽一日具盛饌延師師疑而問焉曰何  
故公不答惟勸飲及酣師又問故公語之曰先生下榻於  
此數年矣比年某戚欲敦請以弟故故不果今歲令郎世  
兄試下等弟深知其屈而耳食者未必相延明歲弟欲請  
令郎訓子姪薦先生至某戚家豈不兩全故特設爵以告

陳師始而笑繼而泣曰兄之厚德至矣吾兒何可不盡心  
歸告其子備述公厚意且曰汝明歲至憚宅必宜盡心其  
子曰謹受教凡十年學生七人先後俱入泮後登進士三  
孝廉一皆公尊師重傅之報聞公謂之曰汝坐而聽  
公從父香山詩及字畫俱佳家業素豐厚以結交海內諸  
名士遂中落後遊歷所至屢得千金又以詩酒自娛隨手  
散盡晚年漸窘公周之歲暮餽酒米薪炭白金使得以卒  
歲凡告急必如所請香山感甚盡以筆法密授公又與同  
邑鄒衣白交盡得其用墨之法以此人咸重之每督學校



士蘇松常鎮諸名士俱集澄江投絹素及扇求畫者踵相接公卽研墨操筆立就諸人咸喜或酬以筆墨名帖古書有知公善飲及嗜羊炙者贈羊酒尤衆每日徧招戚友飲酒賦詩藏鈎射覆極驩而散至試畢乃已

公生時廡原公已貴然公一生憂勤惕厲常以不克仔肩爲懼故以生于自號焉

公生于公仲子生于公三子長又騃次卽公三又駟又騃  
早世嫂毛氏亦早卒無嗣毛族無端生釁劫財以去遂成  
訟費千餘金公獨在其勞時公已生子遂承嗣長房以續  
宗祧

郡侯駱公鍾麟請關中李中孚至常州寓延陵書院公往  
謁之甚相得李先生以所著體用全學讀書次第學髓等  
書送閱公善之每書院講學公率諸子聽之曰此當今之  
眞儒也

家遜菴日初係山陰劉念臺宗周門人精理學經濟獨善  
公謂公天資近道以所纂輯劉子節要付公曰惟子能知  
其佳幸錄出公欣然錄之刻既成以刻本贈公公裝訂成  
帙遜菴見之喜甚曰吾固知子能知其佳也遜菴公嚴氣  
正性族人咸憚之不欲近惟公常親之一日詣遜菴見遜  
菴觀書撫掌大笑曰有一事數十年不知其所本今日忽  
於此見之如逢故友不覺手之舞之也公歸語諸子曰讀  
書必如十三房大叔祖始得又知定明公三父又得  
邑有曹成儒者善士也媳某氏寡居爲尼姑所誘誣氏本

尼姪女欲奪其節轉嫁他姓成儒來訴公義形於邑糾集眾友具呈當事置尼於法全節婦之操皆公力也

郡侯駱公居官清正丁艱去任公作去思詩四首頌之示諸同學及縉紳先生俱和之刻成一帙以送  
公晚年每暑夜與諸孫納涼述故事及祖先嘉言懿行并因果諸事與之講論公省身日記法凡一日所閱何書所見何人俱登記終身如一日每月朔望清晨必至先祠四揖春秋掃墓必往未嘗以年高辭  
楊復所先生有廣孝經上中下卷公倡捐貲與同人共刻

之行世又見邑前輩孫文介公所輯文昌化書及許真君  
淨明忠孝錄亦倡捐貲與同人重梓兩書傳世

公教子甚嚴延師督課欸待從厚坊刻時文新出必買之  
不惜重價請師評以訓子時虞山錢湘靈先生館於侍御  
易農董氏公知其賢復命子往拜之受業焉逢二五八日  
往聽講書三六九日領題作文送閱是時公業已漸落族  
兄弟或謂公曰爲子不顧家徒自苦耳公曰子若不肖墜  
祖先之家聲是祖先之罪人也吾不敢出此後誠翁列郡  
庠第一惺齋公亦遊庠吳縣至戊子科誠翁舉於鄉時公

已遊道山而從兄元眉公歎曰吾弟昔日教子殷勤今日果然食報矣

公甚重祖先手澤凡先人書籍必裝潢堅固以垂永久片紙隻字必裱成帙以示子孫嘗手錄廡原公詩素園草知希菴稿校正畢惜未能刊刻因徧示從昆弟俾各錄成書至今各房有廡原公諸集皆公心力所傳也

公生平最惡尼姑禁子婦毋與尼往來且曰此淫盜之媒也宜畏之如蛇蝎遠之如豺狼庶幾保全清白家聲惟白道婆係尙書惠風後戒律精嚴誠心求道善說現前因果

公以其樸誠禮貌之此外一概拒絕

公一日偶於書肆觀法書有城隍廟碑記五字其筆法秀麗頗似繹思公筆揭帖視之有潤叔圖章益信其爲親筆也以銀九錢市之歸閱其文係公高祖少南公撰邑人吳大器書書法酷似趙子昂碑在郡城隍廟殿下西偏有亭覆之後以演劇人眾碑仆地已十餘年康熙時忽有無知小人磨去碑文將刻渠重修廟宇文公以昔年所買碑文具呈詞訴之當事痛懲之罰其重刻其人泥首服罪自請重刻因循不果公旣卒族人以公昔年所買碑記原本摹

倣重鐫并重修亭屋周圍用木欄護之碑兩旁用磚夾之其摹刻書法不如原本遠甚

公好蓄書凡湖州書客至擇家中所無者必買之有宜興陶四年高無妻子善於裝訂書籍公延至家以諸書付之陶君之訂書也自一卷以至百卷其齊如一其孔如一其方如一陶君之裱背也擇天氣晴明用麩之最細者爲漿加白礬末白芨末故久而不蛀不脫其所用刀錐木板砂石等物皆精公悉如其意故陶君得以盡其所長書旣成公貯之有常所編天地人字號凡天文星厯諸書皆天字



號凡輿圖地理諸書皆地字號凡祖先手澤皆人字號又  
分禮樂射御書數字號標明書架有書目一帙可查考并  
載其價末白其末对人而不執不似其刊以人論本對海

次取一向昔之然皆以對天原謝用其變之是臨答而

同書之有書也自一卷以至百卷其有故一其深故其

則固平高其變之善外其有善餘之故至家以清書其

全書皆以附以書卷至其家中地無皆必買之百宜其

其卷皆皆以不取風木激游

其重其笑宜其亭相以圖其木其其之其兩後其其其

公諱恕行公逸事

公爲生于公季子幼聰穎年十一偕諸昆仲侍祖廡原公看花江上卽能步廡原公韻卽景賦詩在座者咸賀有文孫

公伯兄又駭公早世喪葬諸費以及積負共千金有餘公仲兄長子安宗年方五歲公母吳太孺人念長房宗祧所係次房獨力難支乃命公分任債負保全嗣子因將長房所存田產兩分均授所有逋負亦兩分均承俟公有子亦將一子同安宗並爲長房後公謹遵母命遂將長房祭祀

輪當戶役均任及出殯造墳諸費亦兩分均派至十七年  
後公長子生遂以與安宗並嗣亦而後世無與公者亦  
康熙十六年開丁巳恩科公中式是科專試庠生之捐納  
入太學暨凡爲監生者廩增附皆不得與又合試湖南湖  
北之士於金陵主司趙士麟沈上墉房考任辰旦是年鄉  
試改期九月

戊辰修譜公司其事壬申告成至癸未中秋通族奉譜赴  
孟河祖祠祭畢分給蘇陽平十一皆備昆中特並無與公  
公治家嚴峻子孫有不率教者竟置於法

公晚歲失明常聽諸孫誦課藝口授評騭一日長孫鍾禹持暮春者文背誦既畢詔之曰余昔年會友課藝云置功名於度外者方可共功名視胞與爲性中者乃可言胞與畧得狂士之志無在不可作暮春觀便覺恍然神會

公自置墓田今練塘橋塋穴手擇佳城也龔先生壺曾繪

圖

此四子惠府君逸事六二四氏王後漢書六火似敬不

金壇進士史悟岡先生所著西青散記多記山中隱居及四方遊歷瑣事爲詩文性靈往復頗亦灑然其遊孟河則雍正十二年也敬幼侍先祖父子惠府君言先生自孟河偕巢訥齋惲甯溪來善飲酒能畫能作篆分書子惠府君鼓琴多古操卽受之先生者也散記中鄭痴菴常與先府君過從去先生遊孟河時幾四十年矣爲人頎長白須冉攜柳樾杖有出塵之表見敬嘗命吟詩時亦點定敬文則大笑稱快甚蓋其時天下殷盛士大夫多暇日以風雅相

尚所謂非古之風發發者非古之車揭揭者未之有焉故  
悟岡先生及其友朋能自逸如此  
嘉慶十有八年十月戊申望吳城治西錫箔坊火北風大  
作焰參天際往南走太孺人望火道叩頭忽東風卷火壓  
山隅隅曠無人居火遂止所全迤南當火道者數百家時  
敬趨救火還治始知太孺人至懇反火道也太孺人慰勞  
旋告之曰汝知汝祖子惠府君之德乎往在有明之季七  
世祖敬於府君遷石橋灣之莊舍其廳事悉以桷構飾其  
九間而三分之乾隆六年四月壬寅廳事火火初至家人

皆避火子惠府君之祖母高孺人年八十矣挾宅券坐黃  
茶蘼架中府君冒入屋下求高孺人不得三往始於架中  
得之負孺人趨而出出而廳事下頽皆燼焉後至三十八  
年東鄰火府君叩頭曰吾生平食祖德無不義財火頽牆  
焦柱矣而忽滅四十年市屋西鄰火亦如之今爲府君祠  
堂者是也敬思府君生平詆佛法不信鬼神而所感如是  
此可以觀天事矣

甯溪公逸事

甯溪天分絕高於書無所不讀詩文操筆立就詞氣雄放  
善吹簫爲人有血性慷慨激昂遇不平事輒勃然欲起失  
路人或干之必設方以濟其困然自守嚴介卽困厄未嘗  
妄干人也有武弁出米二十斛買其文以壽母頃刻數千  
言觀者歎服座有以側媚取高科者善驕人方食蝦索甯  
溪詩甯溪滿引一盃卽吟曰長鬚突眼口含鋒熱鬧場中  
便足恭直道不存腰易折惜君頭角枉如龍蕩人以是爲  
甯溪狂也然其族人與某姓構訟祠產甯溪獨能周旋其



間盡心竭力不避嫌怨祠產悉爲恢復使烝嘗百世繼繼  
承承且能徒步奔走尋父於數千里之外是其追養繼孝  
血性過人尤有不可泯滅者豈徒求於詞章之末而已哉  
言贈香燭粥糜膏以酬敵軍高採香善器人式食雖索甯  
廷千人出育泣杖出米二十楨買其文以壽母與後幾千  
畝人每午必婚式以壽其困然自守雖介鳴因虱未嘗  
善知黻爲人育血抄對謝婚昆殿不平事踰時然於賦去  
甯窮天衣雖高欲嘗無祖不甯籍文射筆立諒同原誠於

甯窮公殿事